



薛仁贵与龙冈的故事

□ 顾仁洋

薛仁贵(614年－683年),名礼,字仁贵。唐初河东道绛州龙门县修村(今山西河津市修村)人。唐朝初年一代名将。薛仁贵30岁始投军,在随军征伐高丽途中,受唐太宗李世民赏识提拔。从此征战数十年,曾大败九姓铁勒,降服高丽,击破突厥,功勋卓著,留下了“良策息干戈”“三箭定天山”“神勇收辽东”“仁政高丽国”“爱民象州城”“脱帽退万敌”等一个个神奇典故。至唐高宗时,薛仁贵累官至瓜州长史、右领军卫将军、检校代州都督,封平阳郡公。去世后,薛仁贵被册赠为左骁卫大将军、幽州都督。

在唐朝征伐高丽过程中,薛仁贵多次参与和指挥东征战斗,在坊间留下了脍炙皆是传说故事。龙冈,早在隋唐已是市镇繁庶、商贾云集,得名“千家居”的沿冈重镇。地处黄海之滨,龙冈自然留下了许多关于薛仁贵跨海东征的传说故事。

鞍湖镇与“马鞍山”

现龙冈镇由原龙冈镇、鞍湖镇和盐城市果树良种场于2001年6月合并而成。原鞍湖镇的得名,据《鞍湖镇志》记载,还与薛仁贵跨海东征有关呢。

在原鞍湖镇张本庄(今龙冈镇张本村)东北方向300米处,如今还有一处小湖荡。据老人们讲,过去这个湖荡可大着呢。相传,唐朝大将薛仁贵奉命跨海东征前,他就将兵马驻扎在这个湖荡一带。当时的盐城,还是海陆相连,处处湖荡漫漫,芦苇飘飘。说薛将军部队的养马场就在湖边,人们便把这个不知名的湖荡叫做“马荡湖”。后因湖形似马鞍,干脆改叫“马鞍山”。

又传说,薛将军驻军前,此地本无湖,只因他有一次遛马时,一不小心,不慎将马鞍跌落,后马鞍下陷成湖,并越扩越大,形成形似马鞍的湖荡,故称此

湖为“马鞍山”。再往后,马鞍山一带就都统称为“鞍湖”了。

“征东亭”与“破船底”

几年前的清明前后,盐城人到龙冈“看桃花”,都不到现在的龙冈桃花园,而去桃花园西南侧的“桃花岛”(今龙冈果林场民俗动态博物馆所在地)。大家都知道那里桃花烂漫,春色秀丽,却鲜有外来人知道这里久旱不枯,久雨不涝,是一块风水宝地,当地果农称之为“破船底”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

话说薛仁贵奉旨东征后,在泾口一带(今秦南镇泾口村)安营扎寨,打造战船,操练水军,候旨待发。这日,薛将军早起,信步来到海边一处土地庙前,见一农妇正在海边浆洗。薛仁贵不无炫耀地问,“你看我这艘大铁船明日东征怎样?”农妇答曰“明日东征铁船不可,木船尚行!”薛仁贵心头不悦,低头不语。抬头时,农妇已倏忽不见,杳无踪影。次日,东征令发,铁船和众多战船一起起锚进发。刚来到十几海里外(现蟒蛇河和盐河交汇处),此时狂风大作,巨浪滔天,就听“膨”地一声,铁船裂了开来,渐渐沉没,不少将士连同战船顿时殒命海底。还有几艘战船在巨浪颠簸中,纷纷挣断了锚缆,向西北方向漂流,后在桃花岛处触撞暗礁,撞破船底。薛仁贵徒然望洋兴叹,急速传令,停止进发,修整再战。

后来,为纪念跨海东征而献身的将士,战船漂流沉没的地方,被命名为“破船底”。又过了多年,为纪念薛仁贵跨海征东,后人还在蟒蛇河岔家湾子处(今龙冈镇毓龙社区居委会境内)建起了“征东亭”。终因战事和缺少修葺,“征东亭”日渐损毁而消失。

凤凰桥与大铁锚

话说薛仁贵不听海边农妇劝阻,一意孤行,挥

师浩浩荡荡向东海出发。哪知,真如农妇所言,船队离开泾口十几海里时,海面陡起狂涛巨浪,导致船毁人亡。

据说,大铁船上的铁锚长一丈多,重800余斤。缆绳则是用稻草扭制而成,外表乌黑色,内部鹅黄色。被海浪挣断的铁锚和缆绳,随着蟒蛇河入海口滚滚的东逝水,一路向下流淌淌,半沉半余于海水之中,犹如蛟龙戏水一般,直到凤凰桥东才停了下来。

据很多老人说,每隔几十年,逢到发大水时,锚缆总会像水龙一样,沉浮于蟒蛇河中。出现时,河面总是雾气缭绕,锚缆时隐时现,半沉半浮。据讲,20世纪六十年代,又有人再次目睹了这个神奇的锚缆。总之,千百年来,薛仁贵的这艘大铁船和他的东征一样越传越神,越传越远。

军营村与“兵防站”

盐宝河北岸年余堆旁的军营村,地处龙冈镇西北片,沿线水陆交通便捷,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据《龙冈镇志》记载,不仅唐代名将尉迟恭、宋朝杨家将余老太君曾驻军于此,而且薛仁贵跨海征东时,也一样有军队在此安营扎寨。

据1983年版《盐城县地名录》载,薛仁贵跨海征东时,还在军营境内设过战塔,称之为“兵防站”。这里,清末民初,有许多姓王的在“兵防站”周边落户种地,因为此地驻过军队,同时驻军带兵的“头”,也叫兵王,因此又叫“兵王舍”。

除了龙冈,数次跨海东征的薛仁贵,还在盐城天妃闸、八卦洲、收成庄等许许多多的地方,留下了更多或口头相传、或见诸志书史料的传说故事,让唐初一代名将的风范始终得到了后人的敬仰。

生于农村,长于农村的我,对锄草再熟悉不过了。儿时,每逢周末,父母就像赶鸭子一样,把我们弟兄三个赶到田间锄草。春风吹过,春雨飘过,寂寞一冬的野草就迫不及待地伸出头来。到了夏天,田间的草更是郁郁葱葱,绵延不断。父亲说,田里的草与庄稼争肥,不及时锄掉的话,会影响庄稼的收成。

我们锄草的工具是月牙形小割刀,人蹲下来,挨着地皮割草。好不容易等到夕阳西下,筋疲力尽的我们走在乡间小路上,哪里有“带月荷锄归”的浪漫诗意?

为激活我们劳动的乐趣,父亲让我们弟兄三个排成一行,进行锄草比赛,看谁锄草快。不服输的我双手并用,一手拿着割刀在地上胡乱地割草,另一只手在地上使劲地揪着草。不一会儿,我满身大汗,可是为了追赶第一,顾不得身上沾染许多绿色的草汁,用脏手胡乱擦拭脸上的汗水。一个多小时后,我终于夺得了第一名,非常有成就感。当我骄傲地站起来时,却惹得父母和两个哥哥笑着不停。父亲领我到河边洗把脸,河水的映照下,我看到被太阳晒得红红的脸上有好多泥土,大花脸像个憨厚的熊猫。

父亲指着我的“杰作”,耐心地对我说,锄草要锄根,不然死灰复燃,造成重复劳动。听了父亲的谆谆话语,心中似有所悟。是啊,锄草又苦又累,但内心浮躁,怎么能把草锄干净呢。锄草如此,为人处世何尝不是如此呢?

空旷的田野,我与大地零距离接触,庄稼翠绿的叶子随风欢快地飘舞,我心中不由滋生出一种对庄稼的爱,每次锄草都尽力把田间收拾干净。看到沉甸甸金灿灿的稻穗,我和父母一起体味着丰收的喜悦,这恐怕是人与自然最和谐的相处方式。

自从到田间干活,我体味到劳动的艰辛、感恩勤劳的父母、感谢大自然馈赠的同时,也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。我以前吃饭很挑食,一点都不懂得珍惜,现在吃多少饭菜多少饭成为我的自觉行动,就连不经意间掉在桌上的米粒,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捡拾到嘴里吃掉。

曾经吃过的苦,变成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动力。当我们尽情享受生活的惬意时,劳动精神一直铭记在心。只有努力过,奋斗过,才能倍加珍惜一粥一饭一丝一缕,才能很好地体味到生活的真滋味。

□ 杨应和

锄草



文化与美食

汤青 摄



尚庄番茄

□ 郭玉霞



道,逗得婶子们一片笑声。

为什么我们现在吃什么都要小时候的味道呢?因为那时无农药,纯天然的味道,是植物本身的味道。

现在番茄于我们并不陌生,四季皆有,然而,你还是最爱吃应季的,本地的。比如番茄,过了季节,你去菜场超市买,你去看,色泽是大红的,看上去熟透了的,其形状是尖的,用刀切开,里面的种子和果肉是分开的,咬一口,水份少,只觉得空空的。而正宗的尚庄番茄,粉红色,细看粉色中有小小的白点状,体形略扁,咬一口或切开,里面的种子和果肉是融为一体的,水份足。

思绪飞远了。快看那边吃番茄、数番茄、画番茄等活动正热潮迭起,父老乡亲参与其中其乐融融。精彩的节目集中呈现了尚庄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果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“一村一品、一村一特、一村一貌”的发展理念。尚庄得番茄之益、以番茄为美、因番茄而兴,在五月的水乡,我遇见最火红的番茄节,最美的初夏!

据悉,尚庄镇现有番茄种植规模3000多亩,从事番茄种植的农户有近400户,从事番茄产业的多达2500多人。一年一度的蕃茄节既是交流合作搭建的大平台,更是展示盐都现代农业的大舞台。尚庄番茄不仅主打我们本地市场,还销往全国各地,已成功获批中国地理标志,已成为尚庄番茄走向全国市场的“金字招牌”。

此时正是番茄上市季,番茄成了餐桌上的应季主打菜。番茄炒鸡蛋,番茄牛腩,糖醋番茄……

那天业主群里,有好心人在发消息:正宗尚庄番茄,5斤20元。同时配有图片,送货上门,一会儿就有许多人“买买买”地响应。

五月份是各类蔬菜上市的旺季。平时最爱到附近的露天菜场买菜,新鲜,接地气,有不少是附近的农民上来卖的,但每次总要买几只番茄。在那醒目的“尚庄番茄”大芭斗旁总是围着一圈顾客,你3斤,他5斤的买着。

为何尚庄番茄如此受到人们的宠爱呢?且不说它是如何生长如何培育的,对于食客们来说,最主要的是口感,“糯”也就是俗话说的“粉”的意思,吃进嘴里微甜稍稍带点酸,就是说有正宗的番茄本身的味道。无须广告,口头相传,这就是口碑效应。

尚庄番茄成了我家餐桌上的每天的必备菜。百吃不厌。最简单的吃法,开水一烫,去皮,切成片,撒少许白糖,名曰“凉拌番茄”。每次做成,两个孩子就来争抢,为免“战争”,只好分成两小盘,每人一盘。娃娃们捧起盘子,仰起脖子,“咣咣”吮汁声入耳,盘子差不多是贴在脸上的,有时番茄片就滚在脸上,成了大花脸,汁喝完了就吃吃果肉,最后差不多连盘子都舔干净了,先吃完的还想抢。不是夸张,我家每次都这样,我就笑。

去年我去大纵湖返程途中,看到路两边彩旗招展,锣鼓喧天,出于好奇,赶紧前往,原来正巧遇到

